

【潘文国 邓乔彬 龚 斌 选注】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三百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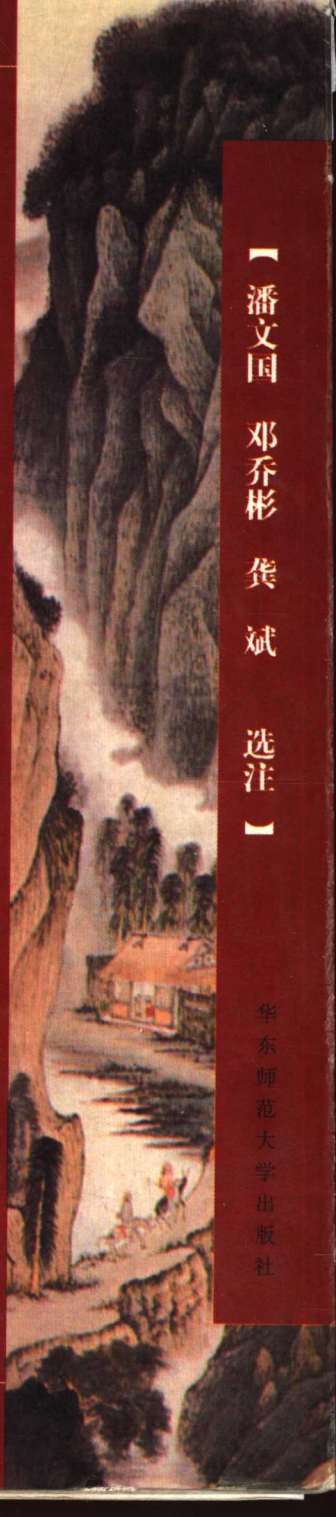
文

三

百

丛

书



三百丛书

文三百篇

潘文国 邓乔彬 龚 斌 选注

江苏工业学院图书馆
藏书章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责任编辑 李惠明

封面设计 黄惠敏

三百丛书·文三百篇

潘文国等 选注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中山北路 3663 号 邮政编码 200062)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经销

上海新文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15.5 插页:2 字数:388 千字

1999 年 2 月第 1 版 1999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001—1,000 本

ISBN 7-5617-1780-6/I·167

定价:25.00 元

前 言

《文三百篇》是华东师大出版社推出的《三百丛书》系列中的一种。该丛书还将包括诗、词、曲、文言小说等各个门类,基本囊括中国古典文学中的精粹。在当前选本蜂出、注译泛滥的情况下,我们仍然选编了这样一套丛书,其目的是为了给中等文化程度以上、特别是广大的青年读者,提供一套详略得当、个性鲜明的中国古典文学选粹,以其切要的注释题解,帮助他们领略中国古典文学之美,以在诵读之余,感受中国传统文化的魅力,更激发起爱国主义的情操。

—

丛书以“三百”作为名称,毋庸讳言是受了“诗三百”(《诗经》的别称)、《唐诗三百首》的启发,但更重要的是,这个数字是前人学习诗文的经验总结。“熟读唐诗三百首,不会作诗也会吟”,学习写文章脑子里也须贮有一定数量的范文作底子,而“三百”,正是学习诗文的一个比较恰当的数量。小于这个数,如三十、五十(西方童蒙读物有所谓《泰西三十轶事》、《泰西五十轶事》等)诚然太少;一百也还不够。见到过几种“一百丛书”,感觉上,属于中外文对照的,这个量还适中;属于纯粹对本国读者的,就太像童蒙读物,其份量不足以使人对某种文体有较深的感受。而大于这个数,如当今有

些选本或者“鉴赏辞典”，动辄五六百篇、上千篇，乃至选时根本不限数量，全则全矣，但太多又给人以难以消化之感，加上目前书价不菲，量大装精必然价格也高，这也是编书者所必须考虑到的。从历代选本来看，最流行的如《唐诗三百首》、《古文观止》等，其篇幅都在二百多到三百之间，而《昭明文选》、《古文辞类纂》等，都多达七百余篇。至于几种诗选，如《唐诗别裁》近两千首，《清诗别裁》近三千首，《明诗别裁》近千首，《宋诗别裁》和《元诗别裁》都有六百多首，对一般人来说，就不免令之望而生畏了。

二

确定了篇数，第二个问题是选什么、怎么选。鲁迅说得好，“选本所显示的，往往不是作者的特色，倒是选者的眼光。”梁代昭明太子的《文选》，不选“经”、“史”、“子”三大类的作品，其结果是确立了纯文学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明茅坤编《唐宋八大家文钞》，其结果是开了明代前后七子复古派的先河。清人朱彝尊编《词综》，奉格律派为正宗，表达了浙西词派的观点；而今人胡云翼编《宋词选》，奉豪放派为圭臬，则对建国以来的词学研究影响极大。这是选本影响文学研究风气的例子。而《唐诗三百首》不选李贺的作品，受到了许多人的诟病；所选杜甫诗中不含“三吏”、“三别”，又受到了另一部分人的指责。这又是选家眼光与读者眼光不一致的表现。平心而论，一种选本要满足所有人、特别是对之已有所研究的人的要求，那是不可能的。选家所能做的，只是通过选本，表达自己的某种学术的或思想的或艺术的观点而已。就本书而言，在浩如烟海的古文中选出区区三百篇，甚至在某一作家数百篇文章中只选录三五篇，必然要有所取舍，从中也必然会体现出编选者的“眼光”。因此，在这篇“前言”中，我们有必要交代本书选文的标准或者说“特色”，以供读者的选择、批评。

本书在选目的过程中考虑过几个标准,其中最重要的是“美”,即入选的文章必须是“美文”。所谓“美文”,在不同时代有不同的标准,有一个时期,“美文”就是辞藻华丽、声韵铿锵的骈文的同义词;而现在,我们一般指那些艺术性高、言之有物、文字优美、感染力强散文、随笔以至小品。艺术性和思想性并非对立的,思想性强的作品艺术性也可能很强,而艺术性强的作品,其思想性纵不强,一般也总属于“无害”;艺术性极强而毫无思想性的作品可说绝无仅有。从文学历史上来看,真正能流传下来的往往首先是艺术性强的作品,而广大读者之所以会欣赏某些作品也首先因为它们“是美文”,在阅读中引起了快感,体会到一种享受。

但对“美文”的“美”要有一个全面的理解,“辞藻华丽、声韵铿锵”也许是“美”的一种,但远不是“美文”的全部。我们在选文中所考虑到的“美”至少有下面几种:

一曰“情美”。文学作品之所以能打动人,首要的条件是能写出真挚的感情,使人千载之下犹有同感,产生共鸣。明代袁中郎主张直抒“性灵”,反对矫揉造作,这是有道理的。这种“情文”的表达方式可能不同,有的是浓彩重墨,竭力铺写;有的是情真意切,字字是血;有的是刻画细腻,声情俱出;有的是情深言淡,用似乎不经意的笔墨写出极深的感情。本书所选的《出师表》、《陈情表》、《祭十二郎文》、《项脊轩记》等,这是这种“情文”的代表。

二曰“境美”。“境界说”是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首先提出来的,但主张融情于境却是中国文学一贯的传统。这是中国“天人合一”世界观的体现。如果说西方作家更注意从外貌和心理描写来刻画人物,则中国作家更注意从环境烘托中去表现人的思想感情。“情景交融”是中国艺术美学追求的最高境界之一。而这“境”又不完全指景物描写,其内含要比之大得多。有实写之景,有虚拟之境,更多的是虚虚实实。王国维还把“境”分为“有我之境”和“无我之境”,他更推崇的是后者。他说的是词,其实也适用于文。举例

来说,《滕王阁序》是实写之景,《阿房宫赋》是虚拟之境,《岳阳楼记》是虚虚实实,《答梅客生》为有我之境,而《记承天寺夜游》则为无我之境。

三曰“意美”。清代姚鼐论文,有“阳刚”、“阴柔”之说。对于“阳刚”、“阴柔”,有过许多的解说和比喻。从最简单的角度看,具有“阳刚”之美的文章,往往特别注重立意,祈求在立意上、在气势上胜出。这种文章,往往能给人以正面的启发和鼓舞,使人不由奋发向上。当然,“意美”的文章也有不同的层次。有的特别给人以气势豪迈的感觉,或雄浑、或悲壮、或豪放,读来只觉英风逼人,如司马迁的《史记》、韩愈的《张中丞传后叙》、胡铨的《戊午上高宗封事》;有的是立意警策,观点堂堂正正,使人肃然起敬,正襟危坐,如荀子的《劝学》、韩愈的《师说》等;还有的只是奇思诡构,发人所未想,嘻笑怒骂,皆成文章,甚至故意做翻案文章,使人在不经意中受到教育,得到美的享受。如《北山移文》、《陋室铭》、《醉乡记》等。

四曰“韵美”。与“阳刚”不同,具有“阴柔”之美的文章,更着重追求的是所谓“韵外之致”、“味外之意”,是“冲淡”,是“自然”,是“言有尽而意无穷”。如果说,“阳刚”一类的文章更多地继承了儒家一派的思想,则“阴柔”一类的文章更多地表现出了道家学派的特色。应该说,在中国历史上,道家思想对文学艺术的影响其实要超过儒家,特别是南北朝中国文学与艺术进入“自觉”的时代以后,“韵美”更成了文人学士有意无意的最高追求。画论上,谢赫“六法”的第一条便是“气韵生动”;文论上,从司空图的《诗品》、严羽的《沧浪诗话》、公安派的“性灵说”到王渔洋的“神韵说”,追求的无非是这种极致。中国古文的发展可以说有两条线,一条从先秦两汉、唐宋八家,到清末的“桐城派”,走的可说是庙堂文学一路,美学上以“意”为主要追求,亦称“风骨”;另一条远绍庄子,近始于陶渊明,经晚唐小品至晚明小品而蔚为大观,走的可说是山林文学一路,美学上以“韵”为主要追求,亦称“趣”或“味”。当然,这种分法不是绝

对的,例如八大家中的柳宗元、苏轼,就很有后一派的味道。历来选文一般均重前一派,本书为弥补这一不足,较多地选了后一派。中郎、张岱,尤其是其中的佼佼者。

五曰“语美”。文学是语言的艺术,未有语言不美而可称为“美文”者,这是当然之理。但语言之美也有各个层面,有结构特佳的,有叙事特精彩的,有状物写人特见功力的;还有引喻特巧的、用语特生动的,以及绘声绘色特具眼光的、析事明理颇出意外的,当然也有辞藻华丽、音节铿锵的,不一而足,也难以细论。读者可参阅各篇文章的“题解”部分。

“美文”之外,还有几个标准。

第一是限定每位作家的入选篇数。“文三百”要求全面反映中国古代文章的全貌,而总的篇幅又有限制,这就迫使我们名家、大家的入选篇数作了上限规定。我们的做法是每位入选者一般不超过五篇。

第二是不避“名文”。开始时我们曾考虑过一个标准是“避熟就生”,尽量不选别的选本选得较多、尤其是中学教材已用过的篇目。但是实践下来,觉得这样做一是作茧自缚,因为历来传诵的名篇中不乏“美文”,故意回避反而造成不自然;二是不利于普及,要是一位以前接触古文不多的读者拿到手一看,都是陌生的作者、陌生的文章,恐怕也是不利于我们希望弘扬中国传统文化的初衷的。因此我们决定坚持标准,不避名文,该怎么选就怎么选。

第三是只选短文。由于我们选美文的标准较多地倾向于强调“韵味”的一路,而这一路的文章一般都篇幅短小,就像诗词中的绝句小令,三言两语,戛然而止,余味不尽,留给读者自己去思索,因此就不易接纳篇幅太大的文章。有的非常美的“美文”,如庄子的《逍遥游》、司马迁的《报任安书》等,就只好割爱了,而不得不选的代表作,也不得不作了删节,如《史记》诸篇及《浮生六记》、《秋灯琐忆》等,这也是无可奈何之事。

第四是少选骈文。中国古代的文章一向分为两大支，曰“文”曰“笔”，或曰“骈文”、“散文”，两者的消长组成了中国的一部文章史。先秦两汉，是散文的天下，南北朝至唐，则骈文独盛，宋明散文复振，而入清后两枝并秀，又先后消亡。骈文在古代，不说半壁江山，至少也是三分天下有其一，而内中又不乏脍炙人口的佳作，如《哀江南赋序》、《滕王阁序》，乃至整部《文心雕龙》，不选是说不过去的。但本书毕竟是面向中等程度读者的，骈文讲究用典、讲究堆积辞藻、平仄对仗，又好用代语，恐怕今天不少人读来会觉得晦涩难懂。因此除了南北朝迄唐比较符合我们选文标准的最著名的那几篇，以及清代的个别篇目外，本书对骈文选得较少。这就使我们的选本能适应更广大的阅读层面。

三

选文之外，我们所做的工作一是适当加注，二是为每篇文章写“题解”。

对于注释，我们的想法是尽量做得简明切题，要言不烦，尤其不作不必要的繁琐考证，因为对一般读者来说，过长的注文常常是令人生厌的。

题解是选本的一个重头戏，所谓“选者的眼光”，除了篇目取舍之外，就主要体现在题解里。本书的题解，我们想尝试一种新写法，即“‘美文’的题解要有‘美文’的笔调”。一般的题解总是文章出处、内容概括、艺术特色、意义及价值等几大块，行文也往往缺少变化。而我们的想法是：

第一，以艺术特色的分析为主。我们认为，既然是美文，其人选标准首先是艺术性，相应的，其分析就应侧重艺术性，特别是选者对该文之“美”的独特体会。文章出处对于作家作品或版本目录的深入考释是必要的，但在普及性选本里，似乎可有可无。当然，

有的文章的出处非常重要,与理解本文密切相关,如戴名世的《南山集》、林嗣环的《秋声诗》,那就必须提明。内容概括完全不必要,要相信读者自己的阅读能力。意义价值也要点得恰到好处,不要显得强加于人。

第二,不求面面俱到。艺术性的分析也要避免平铺直叙、面面俱到,因为这样就会显得平淡,失去特色。谁也不能保证自己的认识是最正确、最全面的,尤其是艺术特色的分析,更是见仁见智,各不相同。我们不求“全面”的分析,却可以做到有特色的分析,即抓住选者最有体会的一点进行剖析。“攻其一点,不及其余”,要是每篇文章都能做到各具个性的分析,整个选本的特色也就出来了。

第三,行文不拘一格。由于每篇选文的特色不同,分析的着眼点不同,当然写法也不应相同。这也就是我们主张“‘美文’的题解要有‘美文’的笔调”的意思。所谓“美文笔调”,可以是杂感式,可以是随笔式,也可以是传统的点评式;可以开门见山,可以闲笔引入,也可以触类旁通;可以浓笔重彩,可心淡淡入墨,甚至不妨试一试“言尽意不穷”、来一点“神龙见首不见尾”。总之,希望“题解”的阅读也能成为选文欣赏的一个组成部分。

第四,篇幅。由于选文较短,题解自不宜过长,一般不超过三百字。

当然,以上只是我们对撰写“题解”的一些新想法,也许有点理想化。由于文章不同,选者不同,本书的题解还不一定全能体现以上这些想法。我们只想向读者诉说我们的追求,并与丛书的其他各位选者共勉,使《三百丛书》的以后各本能编写得更有特色,受到更多读者的欢迎。

四

最后,要交代一下本书的编写过程和分工。

本书根据商定的原则,首先由三位选者各自提出一套选目,汇总以后,共同讨论,进行筛选,并征求了部分古典文学专家如魏同贤等先生的意见,确定了入选篇目。然后三位编选者根据平时研究所长作了初步分工:

先秦—南北朝;清中叶(方苞)—清末 龚 斌

唐代(魏徵)—明初(方孝孺) 邓乔彬

明中叶(沈周)—清中叶(戴名世) 潘文国

编写后期,因龚斌忙于其他工作,主要只承担了南北朝部分,因而先秦至汉魏的大部分、清中叶以后约一半文章的题解改由潘文国撰写。

本书责任编辑李惠明也参与了选目的讨论,并对题解的撰写发表了很好的意见。

潘文国

一九九七年十一月

目 录

前言	潘文国(1)
曹刿论战	《左传》(1)
烛之武退秦师	《左传》(2)
叔向贺贫	《国语》(4)
不死之药	《战国策》(6)
天下皆知美之为美	《老子》(7)
子路曾皙冉有公西华侍坐	《论语》(8)
薛谭学讴	《列子》(11)
齐人有一妻一妾	《孟子》(12)
生于忧患,死于安乐	《孟子》(13)
庖丁解牛	《庄子》(14)
劝学(节选)	荀况(16)
登徒子好色赋	宋玉(19)
画鬼最易	韩非(21)
苛政猛于虎	《礼记》(22)
刺客列传(节选)	司马迁(23)
李将军列传(节选)	司马迁(26)
塞翁失马	《淮南子》(27)
楚王绝缨	刘向(28)
雍门周以琴见孟尝君	桓谭(29)

归田赋	张衡(31)
座右铭	崔瑗(33)
论盛孝章书	孔融(34)
遗令	曹操(36)
登楼赋	王粲(37)
出师表	诸葛亮(39)
诫子书	诸葛亮(42)
思旧赋并序	向秀(43)
酒德颂	刘伶(44)
剑阁铭	张载(46)
陈情表	李密(47)
秋兴赋	潘岳(50)
兰亭集序	王羲之(52)
归去来兮辞并序	陶渊明(54)
桃花源记	陶渊明(56)
山居赋序	谢灵运(58)
小时了了	刘义庆(59)
温峤娶妇	刘义庆(60)
雪夜访戴	刘义庆(61)
月赋	谢庄(62)
别赋	江淹(65)
北山移文	孔稚珪(68)
答谢中书书	陶弘景(72)
与陈伯之书	丘迟(73)
与宋元思书	吴均(75)
三峡	郦道元(77)
祭夫徐敬业文	刘长卿(78)
荡妇秋思赋	萧绎(80)

冬草赋	萧子晖(81)
刘白堕酿酒	杨衡之(82)
至仁山铭	庾信(83)
谏太宗十思疏	魏徵(84)
五斗先生传	王绩(85)
赐少林寺僧书	武则天(87)
代徐敬业传檄天下文	骆宾王(89)
滕王阁序	王勃(93)
李舍人山亭诗序	杨炯(98)
冰壶诫并序	姚崇(101)
山中与裴秀才迪书	王维(103)
春夜宴从弟桃李园序	李白(104)
吊古战场文	李华(105)
右溪记	元结(108)
师说	韩愈(109)
送李愿归盘谷序	韩愈(111)
祭十二郎文	韩愈(113)
杂说(四)	韩愈(117)
五箴并序	韩愈(118)
题燕太子丹传后	李翱(120)
陋室铭	刘禹锡(122)
荔枝图序	白居易(123)
始得西山宴游记	柳宗元(124)
至小丘西小石潭记	柳宗元(126)
捕蛇者说	柳宗元(127)
黔之驴	柳宗元(129)
敌戒	柳宗元(131)
阿房宫赋	杜牧(132)

送薛处士序	杜牧(135)
寄小侄女寄文	李商隐(136)
书褒城驿壁	孙樵(138)
英雄之言	罗隐(141)
酒箴	皮日休(142)
相解	皮日休(145)
野庙碑	陆龟蒙(148)
移雨神	司空图(151)
猫虎说	来鹄(152)
止妒	杨夔(153)
睡答	陈抟(154)
待漏院记	王禹偁(156)
黄州新建小竹楼记	王禹偁(159)
岳阳楼记	范仲淹(161)
严先生祠堂记	范仲淹(163)
蚕说	宋庠(165)
醉翁亭记	欧阳修(170)
秋声赋	欧阳修(172)
祭石曼卿文	欧阳修(174)
五代史伶官传序	欧阳修(176)
沧浪亭记	苏舜钦(178)
木假山记	苏洵(180)
名二子说	苏洵(182)
爱莲说	周敦颐(183)
墨池记	曾巩(184)
谏院题名记	司马光(186)
读孟尝君传	王安石(187)
游褒禅山记	王安石(188)

伤仲永	王安石(190)
正午牡丹	沈括(191)
前赤壁赋	苏轼(193)
记承天寺夜游	苏轼(196)
喜雨亭记	苏轼(197)
方山子传	苏轼(198)
黄州快哉亭记	苏轼(200)
书《洛阳名园记》后	李格非(202)
书幽芳亭	黄庭坚(204)
新城游北山记	晁补之(205)
《东京梦华录》序	孟元老(207)
五岳祠盟记	岳飞(209)
稼轩记	洪迈(211)
录二叟语	何耕(215)
吴五百	萧德藻(218)
书巢记	陆游(220)
入蜀记(节选)	陆游(222)
送郭拱辰序	朱熹(223)
祭陈同父文	辛弃疾(225)
怒蛙说	陈傅良(228)
苏轼抄书	陈鹤(230)
能言鹦鹉	罗大经(232)
市隐斋记	元好问(233)
论鬼	荣肇(235)
观潮	周密(236)
正气歌序	文天祥(238)
履说	林景熙(240)
登西台恸哭记	谢翱(242)

吴兴山水清远图记	赵孟頫 (245)
《录鬼簿》序	钟嗣成 (247)
寒号虫	陶宗仪 (249)
大龙湫记	李孝光 (250)
送东阳马生序	宋濂 (252)
阅江楼记	宋濂 (254)
卖柑者言	刘基 (257)
蜀贾卖药	刘基 (259)
书博鸡者事	高启 (260)
越巫	方孝孺 (263)
听蕉记	沈周 (265)
独坐轩记	桑悦 (266)
谯楼鼓声记	祝允明 (267)
菊隐记	唐寅 (269)
瘞旅文	王守仁 (270)
题史痴江山雪图后	李梦阳 (273)
跋赵文敏公书巫山词	杨慎 (274)
云局记	杨慎 (275)
范宽溪山霁雪图跋	吴承恩 (277)
苦竹记	陆树声 (278)
项脊轩记	归有光 (279)
寒花葬志	归有光 (282)
书草玄堂稿后	徐渭 (283)
报刘一丈书	宗臣 (284)
诗能穷人	王世贞 (286)
题孔子像于芝佛院	李贽 (287)
赞刘谐	李贽 (288)
在京与友人书	屠隆 (289)